

新製增補全琵琶重光記

新製增補
全琵琶重光記

PDG

新製增補
琵琶重光記

古本戲曲叢刊五集

據上海圖書館藏
清乾隆刊本景印
原書版匡高一九六
毫米寬一三九毫米

潛莊補正全琵琶重光記叙

潛莊先生爲吾邑大宗伯方麓先生佳公子姿神朗澈。玉立人表。而性適閒曠。不羨榮利。嘗手一編。參悟本真。能洞燭人之肺腑。時出異方。治人痼疾。輒奇中全活。如千人客。秋自病下。醫者百方以進。悉屏去。命家人鬻蟹數十觔。噉之。疾遂大瘥。聞者駭怪。而終不辯。其所以然也。病旣瘥。尚行散一室。未見客。檢書簾得琵琶本閱之。喟然曰。惜夫東嘉稱善填詞。乃自開滲漏。以貽千古口實也。甚至續貂者。謬爲打三不孝之劇。而訾議伯喈者。遂牢不可破。縱通史傳者能

爲中郎白而白之者什二三。晉之者什七八。使仁人孝子。啣千古不白之冤。是非借中郎以諷王四。反借王四以傾中郎也。可乎哉。因於對月齣後。插郵阻一齣。後乃據史傳廬墓一節。以實之。隨幻出應召辭墓。趨朝數齣。按節叙次。而後作焚黃齣以終之。其於中郎終始孝思。已無可議。又以原本草草完局。少照應收拾也。作憶女。俞請收拾牛相。圓夢收拾蔡公婆。邂逅收拾張廣才。歸寧收拾牛女。臨照收拾趙婦。又數齣中一絲牽引。彼此關動。而全部無不照應。細至墜馬之傳臚。老姥惜春院子等。無不隨手收拾。而皆以

烘托中郎之孝。情境完結而逼真。頭緒清徹而順序。雖皇媧煉石抄手。何以過是。然後觀者聽者。耳目頓易。油然而於伯喈愛親之仁。而憬然於前。此妄議者之過也。則謂潛莊此書。卽以是治東嘉之病。及千古妄議者之病也。可且是書成。潛庄病亦良已。謂卽以是自醫也。亦可吁異哉。抑余有感焉。古人之啣冤者。尚爲白之。其不忍。今人之戴盆。可知也。古之有純行者。必爲幹之。使全其不忍。沒今人之善。可知也。傳奇中欠缺未當。必爲補之。正之。改之。芟之。使成全璧。其於經書之闕漏。傳註之訛繆。諸子百家之誕妄。其必不

隨聲附和。而能出特識爲定論。可知也。梨園雜劇詩。歌樂府之餘緒耳。而調宮協羽。備南北以合中聲。其必能鼓吹休明歌詠。太平可知也。余故旣卒業。而有以規潛莊之蘊之深也。遂擊節而爲之序。至其用意周匝。詳其自序中。茲不覲及。

雍正癸丑重九前三日。年家眷同學弟徐紹楨拜譔。

叙

古今來傳奇家。當不啻千百種。然其爲說。不過二者而已。一則附會成文。取史策中所著之人。所傳之事。參之臆說。以僞雜真。或續貂。或蛇足。而其甚者。變亂是非。顛倒邪正。在有識者觀之。或扼腕憤歎。而愚夫愚婦。則喜談而樂道之。家絃而戶誦之矣。一則憑空撮撰。卽吾意中所有之人。所指之事。借題影射。將無作有。爲蜃樓。爲海市。而其下者。穢亂奸邪。汨人性情。壞人心術。狂且怨女。轉輾沉淪。風頽俗敗。是二者論其說則各異。列其罪則維均。然余以爲與其附會成

文無寧憑空撮撰。何則。彼憑空者。其人姓名爵里。宗黨友朋。本屬子虛烏有。則其是非邪正。可以任意粧點。但求聳聽悅目。不必援古證今。蓋宇宙之大。何所不有。彼姑妄言之。我亦姑妄聽之而已。若夫附會者。其人其事。載之史籍。歷歷有據。焉可誣也。從來傳奇之最著者。莫如琵琶。荆釵。荆釵之王梅溪。宋之正人君子也。梅翁極稱許之。而孫士權則梅溪之契友。爲端人友。則必端人可知矣。乃荆釵之醜詆。不遺餘力。謂之何哉。彼錢玉蓮者。不知果何人。相傳卽士權之妻。無從考證。大抵作者之意。主於污蔑。則明譏暗謗。

亦任其變亂顛倒而已。至於琵琶記之蔡中郎其變亂顛倒尤甚。按范曄後漢書稱邕事母至孝。母滯病三年。非寒暑節變不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於冢旁。有馴兔連理木之瑞。遠近異之。皆往觀焉。是中郎固古今來一大孝子。而記中所撰皆反其事。而極誣之。不知是何肺腸。而作此種種惡業。我故曰與其附會成文。無寧憑空撮撰之。猶愈也。或曰若種種者。苟在上爲風化起見。曷不盡燬之以滅其迹。曰不能也。彼之所著號爲名家。搬演已遍四方。流傳又數百載。雖邨媪田翁樵夫牧豎心目中莫不有此種種。

俞

匹

卽欲燬滅烏得而燬滅然則奚爲而可曰是有道焉
古語云因病發藥借矛刺盾惟就彼之曲說救以我
之正言所謂補苴其罅漏彌縫其闕失磨白璧之瑕
去青蠅之玷又如老吏治獄舉筆畧爲改竄縱有彌
天罪案亦居然爲良善完人矣如潛莊所補琵琶記
十三齣是也以此而搬演而流傳將使邨媪田翁樵
夫牧豎皆拭目改觀動色稱嘆至今始知中郎爲
大孝子是中郎於千載之下大不幸而遇東嘉乃猶
幸而遇潛莊也然則潛莊不獨爲中郎全名亦且爲
東嘉補過推此意以引伸觸類若荆釵之誣謗當亦

有。起。而。矯。正。之。者。而。潛。莊。之。十。三。齣。又。爲。諸。傳。奇。幹。
旋。之。嚆。矢。矣。厥。功。茂。哉。是。爲。序。

雍正癸丑孟秋望後清溪耕還散人題於綠雲精舍

序

傳奇之作。大抵假托故事。翻弄新聲。奪人酒杯。澆已
硯壘。於是歌呼調笑。感慨淋漓。令古人之性情。盤旋
于紙上。宛轉于當場。卽閱者亦不自知其悲歡喜怒
之。何以隨所觸而不能已。然其感人之深。而歸于中
正和平者。必以忠孝爲至。否則徒供悅目聳聽而已。
元人詞曲。擅絕千古。而琵琶記。其最著者也。特其所
傳蔡邕事。與後漢書所稱中郎孝行。大相逕庭。致中
郎千載後。爲里巷唾罵。嗚呼。冤已。余兄潛莊起而正
之。續製十三齣。以沉博絕麗之才。寓顯微闡幽之旨。

其中儷白妃青調宮協羽不爽尺寸渾然天成且聲
情跌宕意象豪邁則又以北調擅場補原詞所不逮
遂使鐵板承前紅牙侍後柳七郎之曉風殘月蘓長
公之大江東去直兼長而備美矣卽起東嘉于地下
有不橋舌而不下者乎昔張伯起改定紅拂梁伯龍
重編吳越春秋雖或膾炙騷壇終無裨于名教若潛
庄新劇旣爲中郎全名復爲東嘉補過尤有深意不
僅在秦箏趙瑟之間也抑余嘗讀放翁詩有云死後
是非誰定得滿邨聽說蔡中郎是中郎在昔時受誣
已久豈東嘉亦襲盲女之彈詞而故爲此歟今得吾

潛莊表白之。而中郎純孝之思已盤旋于紙上。宛轉于當場。從此旗亭歌肆遠近流傳。韻士騷人固咨嗟而欲絕。卽田夫村媪亦拭目而改觀。其感人爲甚深。而其有功於名教爲甚大。寧得以施孟衣冠目之。爲俳優小技而已哉。歲在昭陽赤奮若壯月上澣第星臨識

潛莊自叙

讀聲山先生別集曰。琵琶記爲諷王四而作也。王四棄妻周氏。贅於不花時相家。托名趙五娘。以趙至周數適五也。且云托名蔡邕者。以王四少賤。爲人傭菜。故卽指菜爲蔡。此何說也。叙中又言胡元瑞曰。蔡中郎大不幸。困苦一生。被東嘉污鱗。誣其再婚牛氏。爲里巷唾罵無已時。恨不浮三大白。亟酹中郎于地下。載讀聲山總論曰。唐有蔡節度者。微時與牛僧孺之子游。後全登第。牛欲以女弟字蔡。蔡已有婦趙矣。力辭不得。旣而牛能將順于趙。趙亦無妨于牛。爲一時

美談東嘉感其事而作此書嗟乎今之去元五百餘載作者命意余亦無從考較然揆諸情理庶幾蔡節度與牛僧孺之說近是蓋自東漢至元蔡姓顯貴者史不絕書而村夫里媪未能舉其姓名若中郎則人所共知傳奇貴于通俗故不得已而借以實之至東漢時相祇有曹董等並無所謂牛相者東嘉感牛僧孺蔡節度事既借指中郎又不得不捏一牛丞相以組合之其意以牛僧孺官本僕射故指曰牛丞相至琵琶爲王四而作之說想亦有來歷叙中言王四爲當時知名士東嘉與王四相友善王四有負心公案